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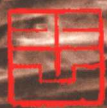
青瓦

——一个家族的密码

齐宇 著

这是一个
油尽灯灭的时刻，
但室内客厅的吊灯
依然光灿夺目。
这是生命的回光返照
——七十七岁
是我生命的大限。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

青瓦

——一个家族的密码

李霁宇 著

李山题



四川出版集团·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瓦——一个家族的密码 / 李霁宇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411-2432-X

I. 青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17010 号

青 瓦——一个家族的密码

QING WA

李霁宇著

策划组稿 金 平 林文询

责任编辑 谢明香

实习编辑 何 炜

封面设计 任兆祥

版式设计 邓小林

责任印制 唐 茵 晋 冰

责任校对 文诺等

书 号 ISBN 7-5411-2432-X/1 · 2029

开 本 70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308 千

印 张 20

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槐树街 2 号)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(028) 86259285 [发行部] (028) 86259303 [编辑部]

邮政编码 610031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。举报电话: (028) 86697071 86697083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调换。电话: (028) 86259301



李霁宇

成都人，
客居昆明多年。

著有长篇小说

《壁虎村》

《风逝》

及小说集、

诗集、

散文集多部。

历任

云南省作协副主席、

昆明市作协主席、

昆明市文联副主席、

某文学月刊主编等。

目 录

第 1 章	生命和神刀	/1
第 2 章	老宅里有一只猫儿	/9
第 3 章	麻将和云居寺	/16
第 4 章	新式抽水机	/22
第 5 章	八小姐和九小姐	/28
第 6 章	美女车和雕花床	/36
第 7 章	最后的击鼓传花	/42
第 8 章	游戏开始了	/47
第 9 章	小秘密和大秘密	/55
第 10 章	三八线和墙上的字	/64
第 11 章	投奔延安和革命串联	/68
第 12 章	八音琴的曲调残缺	/73
第 13 章	老宅和不怕鬼的秘诀	/83
第 14 章	最早杜撰的小说	/91
第 15 章	橘子红了	/98
第 16 章	发黄信封上的地址	/104
第 17 章	望江楼和枪的传说	/110
第 18 章	书和歌	/115
第 19 章	宴席和铁笼	/121
第 20 章	澡堂和绝食	/130
第 21 章	游戏变成真的了	/136
第 22 章	偶然一枪命中必然	/142
第 23 章	狱中交易	/146
第 24 章	一墙之隔	/153

- 第 25 章 三岔口和点天灯 /160
- 第 26 章 噩梦醒来是中午 /168
- 第 27 章 公交车和新游戏 /177
- 第 28 章 自己写给自己的信 /183
- 第 29 章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/189
- 第 30 章 老鬼和长辫子 /198
- 第 31 章 一棵小草和一个女人 /204
- 第 32 章 小脚女人突然谢世 /215
- 第 33 章 最后一次亲密接触 /221
- 第 34 章 半生缘 /229
- 第 35 章 新家和病房 /236
- 第 36 章 AA 制和面包虫 /240
- 第 37 章 大热天戴顶帽子 /248
- 第 38 章 孔雀和刀子 /253
- 第 39 章 乌龟也有姓 /263
- 第 40 章 芳唇和眼泪 /268
- 第 41 章 茶馆里的乾坤 /275
- 第 42 章 屋里有只红袜子 /283
- 第 43 章 摩托车跑起来 /288
- 第 44 章 欢宴和悲剧 /291
- 第 45 章 分分合合 /300
- 第 46 章 大休息和网语 /302
- 第 47 章 基因和白发 /309
- 第 48 章 秘密和问题 /314

第 1 章

生命和神刀

有过多少往事
仿佛就在昨天
有过多少朋友
仿佛还在身边
谁能与我同醉
相知年年岁岁

——《好人一生平安》

这一年我 77 岁。

这是一个油尽灯灭的时刻，但室内客厅的吊灯依然光灿夺目，没有熄灭的迹象。那桌上的台历显出 2020 年的重叠字样。开关就在不远处的遥控器上。我的手平放在桌上，这只长满老年斑的手显然无意去触动那个开关。光明弥漫了我的一生，包括那最阴暗的角落。这一切都被照得透亮，发出光辉。这是生命的回光返照。我之所以记住这个日子是因为有一个瞎子用手在我脸上摸索后断言：77 岁是我的生命大限之日。我那时年轻得像刚拱出土的竹笋，我不相信却记住了这个并非吉祥的数字。然而这个数字又代表一个中国传统的巧合，还暗示了一个比你我和当今世界更为古老的神话。牛郎和织女的相会与我究竟有什么关系？生与死究竟有什么关联？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的神经。更巧的是我出生时老宅的门牌号也是 77 号，进了 77 号就回了家。到底哪里才是我的家、我的归宿？——不过我现在好好的，头脑清晰，肢体康健，无病无痛，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

我的等待显得荒唐。

周围很静。寂静如坟。

回忆是个深渊，是个黑洞，浓缩了时空，一旦释放出来，就如同在体内爆炸了的原子弹，我成了无数碎片飞流在无边无际的世界上，我生

活过的田野、老屋、庭院、教室和数不清的故人容貌有形无形地弥漫在我的身边。我同它们相遇，并紧紧地黏合在一起，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飞扬，像一粒粒尘埃，没有落定的时刻。

桌上有一封信，我看过好多遍仍不能弄清它的意思。这是一张白色的打印纸，在灯光下显得苍白无力，极像某个人的脸。我一时说不出这是谁的脸颊。或许是我记忆中许多可爱可亲的脸庞。我无目的地用大头针在纸上戳着，一片密密麻麻的针眼像一片曾经见过的沙地，或是记忆中的沙台，只是没有芦苇、翠竹、芭蕉。生命有时就像这针眼一样细小、脆弱，然而生活却又如针尖一样可以穿过最微小的细孔，渗透到另一个地方。那是另一面，人生的背面，时间的背面。那里有什么呢？我将纸翻了过去，在它的背面寻找相反的痕迹。

我吓了一跳。戳出的字是反的，或者说无意中戳出的针孔构成的形状是某个字形的反面，当我翻过来看时，我才明白刚才我在一片针孔旁戳了一个字，这个字是：生。

我远没有求生的渴求，早过了对生的迷恋。

可这“生”字意味着什么呢？

我蓦然想到这是一封绝命书。

她的绝命书。

她为什么要死呢？死意味着什么？

她为什么不生呢？生又意味着什么？

活着的时候，她吸海洛因。她说她吸过5次。人人都谈毒色变，说一次就上瘾。她说是3次上瘾。最最坚强的人不能超过5次。我曾经问她，吸毒的好处在哪里，为什么要吸呢？快感，她说，无以替代的快感。快感又是什么呢？她说说不出，是语言无法表达的，说不出来的，无法形容的。后来，她想了半天，最后说了一句：它比性快感还快活10倍……这让我惊骇无名。是梦幻吗？她说不是，梦是虚的，而这是实在的，真真正正的。

这不可理解。

在这个世界上存在3种虚幻的东西。一个是梦，一个是回忆，一个是海洛因的幻觉。它们都存在于虚拟的感觉中。梦是原本就没有的，让

人觉得有了；回忆是曾经有过的，但过去了，当你回忆时，它已不存在，和梦一样，没有实感，就像留在相片上的影子；而海洛因，同样是不存在的幻觉，但她一口咬定它不同于梦，它是实在的，甚至有物体的质感。我不知道这3种虚幻有什么区别？在四维的时空中，你躺在那里，没有动，但在你的思维感觉中，你在动作，你在行走，你在做你认为要做的事，可是你没有动弹。思维不能代替真正的言行，但一切做过的有过的却无一例外变成回忆中的思维，这个思维同梦中的思维有什么不同？流逝的事物不可逆转地消失，它跟没有存在过的事物一样只存留在脑海中，不能触摸，不能复原。如果梦的回忆同回忆的影像一样，又何以区别梦是假的回忆是真的？她认为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种不同于梦不同于回忆的东西，那就是第三种思维——吸食海洛因的幻觉。这越发让人不解了。

她说她是第5次吸食海洛因后写的这封信。

信上没抬头，只有一个字：

我……

她写不下去了？只开了个头。

整张纸是一片空白。

再没有字了。

字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，就像电脑中操作失误消失的文件。非专业人员不能找出电脑中消失的文件。我觉得我是在力求乱敲键盘，从生命的各个角落寻找已消失的信息，这是个费力耗时的的工作，而且多半无益。

她发来一个文件很大的电子邮件，她说那是她几十年的日记和她个人的秘密。可是打不开，没有密码。她说你自己猜密码吧。她就寄来这封无字的信。她这人一生都怪诞，诀别也让人猜。我试了她的生日，她的电话号码，我们相识的年月，以及值得纪念的日子，都不是！密码只有7次，如果7次都错了，整个文件将全部消失。我在试了几次后就不再抱幻想，我已经疲倦了。当我收到这封信时她已经走了，她把这个难题留给了我，这时天地间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。然而我无法解

开。

此刻我只读到那个用针刺出的字：生。

她就这样去了，在无限空间和时间的无影无踪中，她的一生就只留下这个无法打开的文件。而文件本身也是虚拟的。此刻，她只在我的回忆中，在回忆中是没有生死的，甚至生与死可以互相转换，没有时空的隔阻。她和我都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——

那时我 20 岁。

那一年奶奶病重。奶奶瘦小的身子缩在几十年压塌的棕绷子床上像不存在似的，被子平平地盖在床上。这是奶奶结婚时订制的红木雕花大床，补过的蚊帐像密密的蛛网垂吊着，一柄久不使用的精致的蚊刷子挂在帐钩上，同奶奶花白的头发很相似。她的儿女们走马灯似的轮流值班守护。奶奶有 9 个儿女，父亲排行老二，都叫他二哥。从我记事时，我就有了大嬢、五嬢、六嬢、七叔、八嬢和九嬢。老三是个和尚，老四是谁，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。多年后我才知道奶奶亲生的只有我父亲和六嬢、八嬢、九嬢，其他的都是奶奶那一辈的叔伯的子女，按惯例依次排下来的。奶奶那一辈的人都去了，包括我爷爷。在李家，就只奶奶硕果仅存，一枝独秀。奶奶辈分最高。我们都叫她“老佛爷”。

奶奶得的是半边风，半瘫在床。

奶奶已是 90 高龄。她神志清楚，光亮的额头在髻子下没一丝皱纹，她经常的口头禅是：妈的个厮啊，再打二两酒来！把老八送来的各种罐头打开！罐头是九嬢送的。她张冠李戴地安在八嬢头上。八嬢对九嬢笑笑，说，妈，是老九送的。奶奶不听，眨眨发黄的眼珠，风泪眼又流泪了，九嬢忙用手帕揩揩奶奶的眼角。

奶奶经历过满清、民国、到解放共三个时代。民国时，当县太爷师爷的爷爷患肺病去世，奶奶的思维就从此停留在民国时期。比如，用铜钱计算生计，酒和豆腐干都是用几文钱算计的。奶奶是标准的三寸金莲，新月如钩时嫁到李家，爷爷李斐然为此花了一大笔积蓄在戏院包了一场川剧，招待两方亲友故交。按规矩新人在前排要放一红绸条桌摆菜点小食品的，爷爷坚持不设，目的是露出奶奶那双人见人怜的小脚。于

是那双穿红绣花鞋的三寸金莲就搅得人目光荧荧，并传诵了好几年。那晚演的是《荆钗记》。

南宋初年的王十朋唱道：

玉碎珠沉魂梦香，花辰月夕泪空抛。戏彩萱堂同欢笑，唯有闾房静悄悄。五马黄堂何足道，返魂乏术恨迢迢。玄妙观中修大醮，一年一度把魂招。长幡宝盖空中绕，法鼓金钹不住敲。叫主持焚香忙上表……

奶奶的三寸金莲确只有三寸。穿在一双特制的新绣花鞋中，红缎黄边，绣的三朵莲花，绿叶叠成云状，是用铺针、鸡毛针细绣出来的，有的地方还用了包针和抢针，鞋便有了质感。鞋套亦是红黄相间，套下只露莲藕一角，半遮半掩。其时台上颦笑可观，台下裙屐联翩，奶奶下意识地将小脚缩回裙裾之中。两旁的伴娘却是天脚，未及笄。奶奶就盯着那两双脚看，心中涌起万分的酸楚。

难忘你举案齐眉同欢笑
难忘你小窗灯火伴春宵
明知道人天阻隔云路杳
愿贤妻魂魄入梦慰寂寥
……

私家胡琴的调门别有风韵，戏中的王十朋正用心唱着，新郎偕爷爷过来了，他递给奶奶一把精致的竹扇，不小心就踩着了小伴娘那双直伸伸伸出的脚，她便“哎哟”一声呻吟起来。爷爷忙不迭地赔礼，问，你叫啥名字，小姑娘答道，我姓佟，爷爷便只当她还在喊疼，连说对不起对不起，还疼么。小姑娘瓜子脸，眼睛不大不小，眼神洋溢着少有的光彩，她眨眨眼更正说，我姓佟，不疼不疼，没来头，没来头。她没有缠脚，一双天足穿了用不规则的平套针绣出的粉红花的绣花鞋。

爷爷回过脸来，见新娘子的金莲全躲在裙里，有些不悦，愠怒说：你的脚呢，不要亏了那双漂亮的鞋嘛，旋小声说，伸出来。奶奶这才躲

躲闪闪地亮出那双可怜巴巴的金莲来。爷爷说，脚小就不会踩着嘛。奶奶低头不做声。后来爷爷又说，脚小不容易被踩着，并为他的发现沾沾自喜。脚大江山稳，女人不靠脚，脚小反而江山稳哩。

爷爷那天梳了个“拿破”头，就是头发往后梳，还抹了发油。前额发际有一缕白发，衬在黝黝的黑发中像一道装饰。李家有点遗传，就是俗称的“少年白”，年纪轻轻就白了头，好在从爷爷开始就只白了额头前的一绺发丝，不再全白。李家的“少年白”还有点特异：一到中年，头发又转黑了。

这一夜，爷爷打开那近一丈长的裹脚布，闻到一丝淡淡的异味。打开这双脚，爷爷觉得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脚布已洗得发白，放在床前是一大堆哩。奶奶的脚很小很小，但并不好看，变形的肉像白色的粽子。从此爷爷不吃粽子。他并不觉得这脚美，但在人前他却总是夸它，并且很高兴地听别人夸奖这双软玉金钩。时俗使然。小脚是那个时代女人的通行证。爷爷是大脚，他打趣地对奶奶说，我也是三寸金莲——横量。就是说奶奶的小脚长度是爷爷大脚的宽度。因为脚，爷爷的爱好一度被分裂，在人前他夸小脚赞小脚显小脚，人后呢，却还是爱自然天成的天脚，由此引起的公案，这里先放下。

缠脚的考证有各种说法。张献忠剿四川时据说人口锐减，不得已从湖广移民入川，流行的说法是“湖广填四川”。据说张献忠最爱三寸金莲，但他的爱法不同寻常。他爱一个杀一个，杀了后砍下小脚，小小的三寸金莲堆成了一座小山，就缺山尖上的那一点——想来想去最好的那只小脚长在他的小妾身上，于是如花似玉的小妾就为此殉命，那红绣花鞋套住的三寸金莲就成了山尖上那鲜红的峰尖。小妾被祭前张献忠与她缠绵了一夜，谓之停眠整宵，然后是莺声婉转，啼痕流红，到底还是被活生生地踩了尖尖脚，血流满地，昏死过去。这当然是“污蔑”农民起义的一种版本，五六十年代成了禁本，但奶奶在花季时没听过另一种版本。按她当时的说法能当上那顶尖的殉葬品应该是一种殊荣。

张大帅的残忍被上几代先人畸形的审美美化了。据说那脚是由人按在木板上，没用绳子，在脚背跗面骨之间有一道缝，幸好那刀极快，沿着那条缝“噌”地一声就滑溜过去。如果莫言来写这一段，可以用两万

字的篇幅。但考虑到这个故事还很长，便省略了。补充的一句是，刀下去了，可爱的小足身首异处时，美妾还没有反应，只是十多秒后她才尖叫起来，顾不得花容失色，她号了几声便昏死过去，从此再没醒来。张献忠为她厚葬，在跺去的双脚处安了一双赤金的足，这真正名副其实的金莲用去了几斤纯金，尽管有人说是镀金，但毕竟含金量太大，为防有人见财起意，这金莲宝物至今不知葬于何处。传说那铸造的金足玲珑可爱，肌理和骨脉清晰可见，足能当一个三寸金莲的完美样本。可惜竟就此失传。说不准啥时候考古挖掘出来了，摆在博物馆或文物馆，定会引起大大的轰动。可惜至今没有被发现。史实没有实证便是传说。传说在民间表现为故事。

张献忠的故事是奶奶讲给父亲听的最多的故事。比如，张献忠入川就用一根绳子拴在树上量人的高矮，凡是高过绳子的人统统不合格——杀掉！估计那绳子拴悬的高度在现代有一米七左右，由于各处的拴法不严格规范，所以四川人大都不高，多在一米七以下。高个子都被杀掉了。偶尔有几个高个子以某种基因的方式漏网了，却普遍被人蔑视，骂为“高长子”、“灯杆”，说是“活着费布死了费棺材”。俗语“张家长李家短”也是那时兴起的，说张（献忠）长李（自成）短嘛。

这些传说的印证是奶奶个子就不高。也许对女人的量法更低一些。奶奶的个子只有一米五几，那时是五市尺左右。

爷爷的个头标准的是一米七，就是五尺七罢。爷爷算是高个儿了。

爷爷的爷爷说，祖上在湖北孝感，就是后来出麻糖的地方。果然不错，那时孝感有两大姓：李杨两姓。所以四川的李杨两姓居多，都是那时的移民。尤以成都为最，凡是李姓杨姓，十有八九都是从孝感迁移来的。有一个叫杨升庵的状元公，中了状元在新都修了个状元府第，一湖的桂树，成了名胜，叫桂湖公园。这位杨状元的祖上就是从湖北孝感迁徙来的。这个公案一直留到20世纪中叶，爷爷的爷爷终于在祖上留下的一个老楠木大箱里发现了一本家谱，第一代在四川安家落户的祖先叫李树基，出生在湖北孝感。于是家谱就传了下来，一代代记上，到20世纪末，共是14代，一推算时间，正好是张大帅入川的时期。

传说张大帅破例开了一个恩，留下了一个不到一米六的田姓匠人，

是川西远近闻名的铁匠。他的淬火技术一流，但绝不外传，有人说是加了一种植物汁在水里，锻出的刀青光闪闪，一根发丝搭上悄然自断，八个银元叠在一起，一刀下去削铁如泥，像切豆腐干。又有说法是张大帅问他，他才吐露了诀窍，说：只要用整个心去铸，这刀就能通人性，有灵性。这个说法也许是托词，也许真是真谛。后来，田匠人为张大帅锻铸了一把宝刀。试刀之时，大帅苦思了好些天，试刀要见血，须用活人为祭，偏偏大帅有个毛病：越是喜欢之物越是要选喜欢之人共享，喜欢之刀则用喜欢之人来试，谓之爱之切怜之深。就如爱之深恨不能咬她一口或将她吃了一样。这种极端的快感常人不能理解。他一喜欢就想到最疼爱的小妾，无奈小妾已为金莲丧命黄泉，余下的嫔妃他也不满意。那几日他目光炯炯左右搜索。其时，他身边的人都心惊胆战，不知殊荣和灾难会落到谁的头上。田神刀听人讲起大帅的嗜好也敬而远之，但苦于军营内竟无藏身之地。有一天见大帅提着刀走了过来，并且左顾右盼地张望着，田神刀不知怎么办，正左思右想时天助良机，他发现一棵空心枯树，便侧身藏了进去。不料张大帅寻人不着气恼之极竟看这树不顺眼，便拿这树开刀，一刀过去，大树立为两截，田神刀就冤冤地成了活祭。好在刀锋如线，他只觉得一丝凉意飘然而至就魂飞故里到了童年的乡下。那里的蚕豆花开得正旺，他嗅到青青的香味就沉入梦中。张大帅见树中流出汨汨的鲜血来，下人报告是田神刀。大帅一声叹息，说：天意呐。这刀成了天下绝响，竟纳头一拜，宝刀入鞘，将宝刀供于堂前，从此青锋不再。

第2章

老宅里有一只猫儿

空庭飞着流萤

高台走着狸鼠

人儿伴着孤灯

梆儿敲着三更

——《夜半歌声》

人的一生有时很短暂，我觉得自己还没老，却已77岁了。童年就像发生在昨天。

童年时，我天性胆小，羞怯，从没离开过家。刚上幼儿园，第一天我就哭了。别的小孩都在外边玩，我一个人躲在教室里哭。陌生的环境让我不知所措。阿姨戴了顶很奇怪的帽子，这是一个基督教办的幼儿园，她教的歌是：

排排坐，吃果果，
幼儿园里朋友多，
朋友多，好唱歌，
唱起歌来多快乐。

她说，你到外面找小朋友玩嘛。

我低声怯问，找，哪个……玩嘛？

阿姨笑了：那么多小朋友，找哪个都可以呀。

我又哭了起来。这时一个小姑娘来了，伸出小手说，跟我玩呗。她扎了两条小辫，辫上拴了个大大的蝴蝶结，穿一件小围裙，上面绣了一只花猫。我还是哭。她用手在我头上弹了一个“波波”，一转身跑了。

后来我惊奇地发现，她就住在我家的前院，是新搬进来的邻居。叫佟英。

她后来经常这样唱那首儿歌：

排排坐，吃果果，
幼儿园里朋友多，
朋友多，好唱歌，
唱起歌来各唱各。

那天早上很冷，空气中有薄薄的雾，肯定是冬天，大概是冬至以后，天已经阴了半个月了。其实，这个城市整个冬天都是阴沉沉的，一旦有点小小的阳光烘烘，家家都要将棉衣棉被等拿出来晒晒。如果太阳一露脸，全城就像过节般欣喜。这时候，冬天的阳光淡淡地将温暖镀到成都人白皙的皮肤上，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。然而大多数日子是阴天，这样的冬天是心情最不好的时候。成都的房子都不御寒保温，墙不厚，上部多半是木板壁，木窗单薄，四处透风。我的心情还跟手和脚上的冻疮有关。我后来到过北方，再冷的天我也不会生冻疮的。也许是成都太潮湿吧。大人说，热不死的屁股冷不死的脸，这脸反而冻得红红的发烫。这天早上，天气特别阴湿，院里那棵光秃秃的树枝上挂着雾水，连蚂蚁也没有出来，院子静静地。

突地大门“吱嘎”一声，一个人影轻轻地闪了进来。

“田姑爷要来！快回去穿上那双皮鞋！”

田姑爷！这个田姑爷有啥了不起，来就来么，他来就要兴师动众。我故意站着不动，埋头吹起手中的烘笼，炭火早快熄了，飞起的灰整了我一脸。擦擦眼泪，朦胧中就又看到了这个古老的院子——

那一年我5岁。

三十多年后，在这个院子的里屋的大木箱里，我们发现了我们家的家谱，是爷爷的爷爷放的吧，藏在一些书画和破烂下边。发现家谱时，这个老宅叫李家祠堂。因为原来进门有一面青砖砌的照壁，上嵌“李庐”二字，后来这墙拆了，前院反倒宽敞些了。进大门是一个过厅，上面是屋，过厅又叫龙门，也许人们在此闲聊便引申为“龙门阵”了。原

先大门上有两个吞口，口含门环，不过铜的吞口早没了影，只剩下一个印痕和钉子眼。

我依稀记得那老宅的模样，印象最深的是它的三进小院及从低向高、左右对称的格局。就像好多年后我见到的成都皇城和在北京见到的故宫。只不过大小程度不同而已。

它像一个由品字构成的图腾，有许多象征性；又像一个躺在地上压扁了的金字塔，有一种终极感；它还像好多年后时兴的魔方，在一间间小方格内演绎无穷变幻；也像中国的官场，一步步通向那个金銮宝座；更像一册《红楼梦》中的册子，注明了各人的生死运道；那些门槛和台阶都明白地规定了等级、辈分、长幼、秩序和法度。

庭院深深深几许。这院子无疑很有特色：像中国的许多庭院一样，自我一统、营造出一个小小的皇宫似的建筑，自我安慰罢了。关起门来做皇帝——中国的建筑都这样的。从中轴线向左右排开的厢房是建筑的主体，但在右边的厨房及那个小院落却打破了平衡，风水由此遭到破坏，家族的衰败也许就由此引起。

在我 77 岁回忆这个古老的庭院时，那一房一瓦、一板一壁便清晰地闪现在脑中——

在那个细雾弥漫的早晨，我穿上新皮鞋出来时，院里还没有人。院角堆着十来支竹竿。那是晒衣服用的。我抱着保姆黄黄为我捂好炭火的烘笼，竹编的边儿有的地方烤得焦黄，有几根竹条已烧断了。原先有一个铜做的暖壶，像个金黄发亮的扁南瓜，不生炭火，灌开水，就是太烫，要包一层布，听说也是田姑爷送的。奶奶用着，就把她用过的这个竹烘笼给了我。这个田姑爷就会用些新玩意儿来讨好奶奶。我的思路很快就从这个田姑爷那里跳走了。我这天醒得特别早，想到前院去，那里新搬进来的一家人，有三个小孩，老大就是幼儿园的那个女孩，她扎的辫子粗粗的，圆圆的眼睛忽闪忽闪的。她是我在幼儿园中唯一的玩伴。阿姨知道我们住一个院，说，你们是一家人呀？我说是呀。她就瞪眼盯我，嘟起嘴不吭声。她是你姐姐还是妹妹？她一撇嘴说：不是不是！呵，我晓得了，是亲戚？我忙点头，我很想有这门亲戚。小女孩不理我，负气跑了。

我怎么也想不到她后来真的是我的亲戚。这是后话了。